

# 审美的历程

◎ 帅松林 著



# 审美的历程

◎ 帅松林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的历程 / 帅松林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

ISBN 978-7-302-34335-6

I . ①审… II . ①帅… III . ①审美—研究 IV . ①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5028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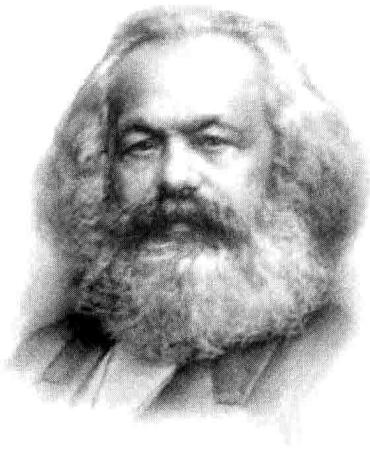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9.5 字 数：36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

产品编号：029516-01



历史是一门唯一的科学。

——马克思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使历史在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终于被揭示出来了。

# 序

帅松林同志的《审美的历程》出版了，我非常高兴。

帅松林同志在二十多年的高校人文素质教学生涯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开创出一门马克思主义审美观指导的新课程《审美的历程》，这门清华大学人文素质的核心课程，成为清华园中众多清华学子最喜爱的课程，以致在清华园中流传“来清华要听《审美的历程》，否则人生少一韵味”。

《审美的历程》的全新的教学内容、手段和理论以及教学的时效性，在当前我国大学的人文素质和艺术史以及文艺理论教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门具有独创性的新学科。它打破了历来的史论分家、缺乏鲜明指导思想的旧的模式，而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各个时代艺术的典型作品为载体，全面揭示了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首次创造性地将艺术这一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生产与人类文明的进化联系起来，有力地揭示了：在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的不断扬弃过程中，人类必将合规律地迈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全面扬弃的历史新阶段。这个由艺术领域拓展到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规律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艺术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研究上的重要理论贡献，填补了艺术史和人文素质教学领域的空白。

帅松林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原始社会人类审美意识的萌芽，分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美的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特别是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艺术如何从空前的发展到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面，从美到丑；从艺术到反艺术，最终堕落成为反传统、反自然、反社会、反人类的恶俗文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研究，最终合规律地推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艺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没落文艺的历史结论，令人兴奋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必将开启人类审美的新篇章，人类的精神生产必将迈上空前的历史新高峰。

《审美的历程》史料丰富，视角新颖，论据有力，理论明晰，立场鲜明，一针见血

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使得其理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强烈的感染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多年来在国家机关、部队和高校的宣讲所获得的实效性，也充分地表明这种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不仅使人们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观教育，同时还获得马克思世界观的教育，开启了人们追求真理的强烈激情与愿望，重塑青年一代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对此，我和赵友萍同志都曾经谈论过帅松林同志所开创的这一全新的审美教学模式。赵友萍多次表达了她无比的兴奋，说：“我们太需要这样审美教育了。”

在此，祝帅松林同志的研究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3年中秋

# 前言

人性善，务必求真，扬善求真必崇尚美，故美成了人生命力的最高境界。

家父立德，人如其名，自幼得其言传身教，养成向善之秉性；而立之年，家父引荐，拜在恩师李培庚先生门下，得其真传。感二位先人约我以善，博我以真之恩泽，遂马克思主义，信仰弥坚！扬真善美，矢志不渝！

在科学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出现，使人类历经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优良传统审美价值观遭受全面的颠覆，反传统、反自然、反社会、反人性成了时髦的“前卫”和“先锋”；“丑、恶、乱、怪”成了现代艺术的四大“法宝”。呜呼！荒诞、色情、血腥、残暴等恶俗文化，再次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当代人为何无视人类的真善美被现代“文明”的假丑恶颠覆？根源就在“自由”观念这个认知上。然而，有多少人认识到“自由”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妄为”呢？有多少人认识到美国主导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文明之进步还是文明之反动呢？而在主流媒体大肆渲染的“不许干涉创作自由”“不争论”的语境下，任凭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蔓延而不受思想的质疑，致使人们不仅对这一文化现象丧失了历史的判断力，甚至怀疑起人类历经数千年与假丑恶的不懈斗争中形成的真善美价值观，怀疑起自己最起码的审美本能，放弃以至丧失了自己的审美判断，客观上纵容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导致人类进步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全面崩溃，社会陷入是非不辨、美丑不分，庸、低、恶三俗，邪气横行。

人类的精神生产归根结底要反映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它必然要以象征或充满着人旺盛的生命力的形式，成为鼓舞和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只有将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来，才能转化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力，以实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一根本目的，除此之外，一切违背这一根本目的的文化，不管是以“新潮”还是以“主流”的面孔出现，都不过是无稽之谈。因此，“自由”并不能为“丑、恶、乱、怪”为能事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任何有利的借口，凡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恶俗文化都将被抛弃。那种鼓吹“现代派艺术”为当代“主流”文化，“已经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积累，已经无法根本予以否定”，“整个西方都在搞现代艺术，中国也

不例外”的论调，不过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对于这种无知，马克思早就驳斥道：“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当年，古罗马公民对斗兽场那荒诞、血腥、残暴的暴力文化狂热迷恋到无以复加，70万奴隶血溅斗兽场。在古罗马公民的认识里，这样的血腥杀戮，不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了吗？当年华夏“臭男人”对荒诞、血腥、残暴“三寸金莲”迷恋到不亦乐乎，异族皇帝三下诏书也废止不得，似乎已经“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最终不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了吗？今天，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再次泛起荒诞、色情、血腥、残暴之恶俗，必将重蹈这一历史的覆辙。历史是无情的，在“历史科学”的思维时代，如果还要等待“历史”这个“上帝”作“最后的审判”，岂不是对当代学人的嘲讽？既然历史的规律与无情的法则历历在目，又何须等待“历史”这个“上帝”来不对充满荒诞、色情、血腥、残暴的现代文艺思潮及其他们的幕后庇护势力做最后的审判呢？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引发的恶俗文化泛滥，难道还不能提醒人们对“自由”的概念作新的认识吗？“自由”绝不能在幻想中摆脱现实而独立存在，那种企图超越社会全民公有法则之外的“自由”，都必将受到历史无情的唾弃。以“丑、恶、乱、怪”为能事的“现代派艺术”，不可能是什么“文明的巨大成就”和“人类新精神”，它于人类的进步毫无意义，相反，只能把人引向荒诞、色情、血腥、残害生命的精神迷狂中去。堕落为“妄为”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早已踏上一条反传统、反自然、反社会、反人类的不归路，它不过是支配着它的势力构筑阻碍社会形态跨越新阶段的反动的文化堡垒罢了，它与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暴力”文化和中华封建没落帝国的缠足“禁放”文化一样，作为人类史上又一腐朽文化，也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今天，在中国艺坛上演绎的玩死尸、吃死婴、割人肉、售人油、吞大便、性滥交、屠生灵等“现代艺术”，难道还不够荒诞、色情？还不够血腥、残暴？还不够“丑、恶、乱、怪”？任其泛滥，何以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让“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见鬼去吧。对“现代艺术就是中国”，我们坚决说不！奉劝执迷西方现代艺术的“精英”们，不要再为那以荒诞、色情、血腥、暴力乃至残害生命为能事的所谓“艺术的专门活动”作辩解了，否则，一旦广大民众真正了解“现代艺术”的腐朽反动实质，你们编造的“20世纪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就”和“人类新精神”的谎言一定会彻底破产，而且一定会比你们预想的来得更早。

俄罗斯寓言——《作家与强盗》：

地狱里，复仇女神点燃了作家与强盗锅下的干柴。强盗的身躯很快化为灰烬，而作家锅下的火却慢慢在燃烧。煎熬中的作家责备起复仇女神缺乏正义，“在人间时誉满社会，为什么还要遭受此等惩罚？”

复仇女神高悬起那滴血的鞭子怒斥道：“无耻之徒！你还想与强盗相比？他可比不上你的罪孽，他只是在活着的时候犯下了暴行和违法之事。但是你！不仅不为自己作品的流毒感到耻辱，反而广为炫耀。太阳无日不在升起后照出你写的东西产生的新罪恶。瞧瞧因你的作品所引发的犯罪和苦难，看看那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羞辱的青年，他们已将自己的父母和民族逼进了绝望的深渊。是谁腐蚀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你——无耻的恶魔。你无情地撕碎了社会的正义与道德的价值，你故意混淆美丑、善恶，致使人们成为像你一样不负责任的伪君子。难道不是你把邪恶和激情，置于最惑人的绚丽光环中吗？看看吧！整个国家在你的教唆下误入歧途，谋杀、抢劫、色情、贪婪……你把国家和民族引向了毁灭，对人民的每一滴血和泪，你都应受到诅咒。接受惩罚吧！这是你的应得！”

火依旧慢慢在燃烧，时至今日……

2013年仲夏于清华善斋

# 目 录

## 绪 论 001

历史是一门科学 / 002 美的本质 / 008 审美的历程 / 020 审美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发现 / 032

## 第一章 原始社会人类审美意识的萌芽 033

原始壁画是艺术吗? / 034 巫术崇拜 / 036 样式不等于艺术 / 038 人的生命力在劳动中被认识 / 040 图腾崇拜 / 042 跨越历史的长河 / 045 后原始时代的宗教迷恋 / 046

## 第二章 奴隶制社会审美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051

“强力”时代精神的形成 / 053 古埃及建筑和雕塑的强力形态 / 054 古代中国青铜器的强力形态 / 056 古希腊人体雕塑的强力形态 / 059 强力向自身对立面暴力的转化 / 066 反暴力意识的觉醒 / 072

## 第三章 封建社会审美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075

历史选择了华夏民族 / 076 百家争鸣——文明史上第一次新旧思想的交锋 / 079 历史的新法则——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 083 “德行”时代精神的确立和普及 / 087 荒谬的东西方审美差异论 / 090 东西方（审美）差异论批判 / 092 坚守“德行”与背离“德行”的历史较量 / 095 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 / 099 夫画道中，水墨为上 / 100 市民艺术——黎明前的流星 / 102 德行向自身对立面禁欲的转化 / 108 荒诞的“三寸金莲” / 112

## 第四章 资本主义社会审美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115

封建制的终结与资本主义的到来都是不可避免的 / 116 意大利文艺复兴 / 118 佛罗伦萨文艺三杰 / 123 威尼斯的旗手 / 128 尼德兰地区的文艺复兴 / 131 荷兰——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 / 137 法兰西绘画 / 143 大革命时期的古典

主义和浪漫主义 / 147 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 / 153 写实主义遭排斥 / 156 自由理想的失落 / 162 转向于生理上的审美 / 165 追求个人精神领域里的绝对自由 / 182 为何要打造一个精神病患者 / 185 真正的艺术家那就是我 / 192 摆脱传统的束缚 / 196 引向生活之外的迷狂 / 199 为什么非要弄个明白? / 202 抽象主义在反映现实题材时的尴尬 / 204 童言无忌与现代皇帝的新衣 / 209 亲情中“浪子回头” / 211 艺术的阴谋 / 213 对假丑恶要敢于说不! / 214 谁是现代艺术的操盘手 / 216 打造美国的文艺旗手 / 218 顺美者昌, 逆美者亡 / 220 走上“自由”的不归路 / 222 自由向自身对立面妄为的转化 / 237

## 第五章 社会主义美的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243

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 / 244 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 / 247 美就是生活, 就是旺盛的生命力 / 252 为苦难民众的命运而呐喊 / 256 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 / 263 意识形态的交锋 / 274 世纪大悲剧 / 277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 / 281 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是历史合规律的发展 / 287 高扬“联合”时代精神, 迎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 292

## 后记 300

---

# 绪 论

---

历史是一门科学

美的本质

审美的历程

审美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发现

# 历史是一门科学

1. 历史科学 历史要成为科学，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前提是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前辈史学家在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当下对历史的研究得以摆脱了烦琐的史料编撰和考据的纠缠，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完整的史料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诞生，终于打开了历史通往科学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只有理解了每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1]</sup>。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什么神的意志、光辉的理性等人们头脑的神秘幻觉或天才般的臆想出发。因此，历史研究要“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sup>[2]</sup>。

“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提示人类文明是怎样由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不断扬弃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非常重视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证明了另一种制度的必然性，证明这种制度必然要从前一个制度中生长出来，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sup>[3]</sup>只有这样，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不断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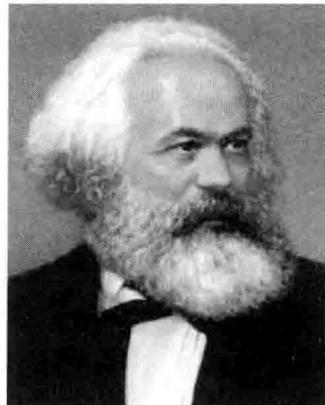


图1 马克思

[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见《列宁选集》卷二，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卷一，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7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212~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各个社会形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中，成为更客观、更全面、更接近其真实过程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1]</sup>。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揭示历史“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构成“历史过程”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sup>[2]</sup>。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sup>[3]</sup>。因此，在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坚持以五种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学说为“历史过程”的基本框架、脉络和分析理论，才能使揭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科学的高度。

也许一些人会嘲笑“五种社会形态”根本就不成立，一个建立在不成立基础上的历史研究是徒劳的，是不科学的。那就让他们嘲笑去吧，我们亦无意加入那文本的考证与纠缠。尽管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史实，但纠缠于这种一叶障目的教条有何意义呢？“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sup>[4]</sup>“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sup>[5]</sup>这才是我们要把握的实质。显然，教条者们的认识还上升不到这个高度，还尚未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绝不会仅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展开。他们自以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罢了。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

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来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sup>[1]</sup> 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大角度和大视野来观察历史，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由一个单个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依次历经五种社会形态的完全历史过程，但是，当我们的认识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层面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不仅成立，而且历史进程的火炬，也始终在那些“典范形式”的先进阶级手中传递。只要我们沿着“典范形式”的历史足迹，就不难发现，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是那么清晰、完整和一贯。

因此，历史过程的研究只有“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sup>[2]</sup>，才能够找到历史规律的大门和科学分析的途径。那么如何才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能从经济基础来考察，离开了经济基础这个决定因素，就不可能分清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演进，也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管今天历史的研究如何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述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sup>[3]</sup>。

尽管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不可质疑，但相信这一科学理论是一回事，具体运用这一科学理论于实际却又是另一回事。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研究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这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一股淡化、消解乃至废除唯物史观的汹涌暗流，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剔出历史教科书，以所谓资产阶级的文明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可以断言，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少年，不仅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这一强烈的历史替代感，相反，只能造就和培植社会主义的

[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卷一，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卷一，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梁启超：《新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启超卷》，54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图 2 梁启超

新一代掘墓人。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是理论的求实和彻底，更是理论的自信。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sup>[1]</sup>“总之，每一个人，只要”注重“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的革命作用，他就能够解答任何“历史性的问题”。为此，普列汉诺夫兴奋道：我们希望在从现在开始的马克思逝世后第二个二十五年里，终于能看到这样的批判蓬勃开展起来，这也将是马克思主义极其伟大的理论胜利，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2. 史学革命 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主义者梁启超先生就已经认识到史学领域的问题和局限，强调史学家应重视史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以及现实的关系，积极扩展史学研究新视野，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但迄今为止的史学研究仍没有摆脱梁启超先生当年曾痛斥过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编年史模式。尽管这种编年、记叙模式作为真实的历史文献和客观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但毕竟这种以历史时间顺序的编年、记叙，不过是了解历史知识而已。这种“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旧模式，严重地制约了人们对历史发展演变的认知和把握。为此，梁启超先生大力倡导“新史学”，试图赋予“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的新内涵，并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无非就是希望历史研究在“叙述进化之现象”中，获得对文明进化规律的认知，以实现“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sup>[2]</sup>。面对这位启蒙思想家百年前的呐喊，一切有良知的当代

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自觉地承接其“史学革命”之要务，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叙述进化之现象”的史学新风。

3. 审美规律的发现 只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就不难发现，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有规律的。恩格斯指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1]</sup>。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因素之一，绝不是什么艺术家个人才华和自由创作的圣洁园地，它不过是受社会主导力量支配的，由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些有专门技艺的人们运用视觉语言对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罢了。如果人们将那些在不同社会形态里艺术作品按照历史的进化排序，人们就会惊异地发现，艺术这一人类的审美活动，最真实、最客观地再现了人类文明进化那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的进程”。

每当社会形态处于上升时期，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阶级，必然要以积极、光明、向上、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艺，鼓舞人们去攀登历史新高峰。反之，每当社会处于没落阶段，旧统治阶级为维护旧制度，势必要背离自己当初的审美观，以荒诞、色情，甚至不惜以血腥残暴的形式，极力纵容此类恶俗文化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强劲的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社会思潮。

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着的精神生产和分配权，通过文艺来歪曲直至完全背离已经确立起来的审美观，将其推向原先曾倡导过的美的自身对立面，成为恶俗的精神文化，竟然是一切统治阶级共同的历史特征。因此，处在被扬弃阶段的旧统治阶级，不仅置社会风气的日趋衰败和精神生产的日趋荒诞于不顾，而且还会极力纵容其向荒诞、色情、血腥、残害生命的方向发展，只要对维护旧制度有利，统治阶级就会毫无顾忌地扶持并传播这种社会风气和恶俗的精神文化，这几乎成为一切旧统治阶级惯用的愚民政策。因此，纵观历史，旧制度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腐朽反动思想和恶俗精神文化的顽固堡垒与推销基地，艺术则成为最为他们看好的精神鸦片。这些恶俗的精神鸦片往往以貌似“主流文化”的形式支配着当时人们的意

[1]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